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十五回 賽元慶誤落李家店 楊小舫大鬧清風鎮

話說伍天熊在余村一場大病，幸虧這村上眾人感他除了夜叉之害，如兒子般的待他，延醫服藥，服侍得十分周到。這一場傷寒症，病了一月有余，漸漸的好起來。眾人又調養他，每日獵得鹿兔野雞，只揀好的請他，養得身子復原，依舊精神抖擻。伍天熊十分感激，辭別了眾人，跨上鞍轡，向東南大道而行。一路曉行夜宿，渴飲飢餐。過了冰城、靈壁，一路來到天長前，離揚州不遠。行到下午時候，那裏是揚州交界所在，有個市鎮，到來恰好天色將晚。天熊看那市鎮雖不甚大，店鋪不多，倒有若大逆旅。好一所高大房屋，門前挑出招牌，上寫著“李家店安寓客商”。天熊下了馬時，早有店小二過來帶去喂料。天熊走入店中，只見左邊多少伙計在那裏，煎熬炒爆的烹調，只燒得五香扑鼻。右邊樓臺裏面，坐著一位俊俏佳人，年紀二十多歲，生得明眸皓齒，杏臉桃腮；只是二道修眉插鬢，那風韻之中，帶些殺氣。身穿月白單衫，頭上簪著丹桂花兒；兩旁插戴，都是赤金首飾，把烏雲髮做黃雲模樣，對著天熊細看。那檯臺橫頭坐一個大漢，生得眉粗目大，一臉的橫肉，形容可怕，知道不是善良之輩。一路看著，早至裏邊，生意十分熱鬧。

天熊坐了下來，小二呈上菜板。天熊道：“不用點什麼菜，只揀好的取來，我自選錢。”小二應聲下去，即時搬上美酒佳饈。天熊慢慢的飲酒。小二問道：“爺們喜歡樓上住，還是樓下住？”天熊道：“倒是樓上爽快。只的揀寬大的臥房便了。”小二道：“小店的房間都是極寬大的。那裏面左首，一並連二間廂樓，最是浩暢，床帳被褥又干淨，又華麗，而且房價一式。”天熊道：“就是那裏便了。”飲了一回酒，用過晚膳，小二引到後面。上了樓梯一看，果然十分精雅。後面有個月洞，向外一張，卻是靠山造的，望望山景，心中甚喜。

到了黃昏時候，走到間壁一間房內張看，也是單身客人。見他舉止行動，是個世家樣子，年紀二十四五光景，二道劍眉，一雙虎目，鼻正口方，紫棠色面皮，英氣勃然，像個英雄。便上前作揖，問道：“仁兄尊姓大名？府居何處？”那人即忙還禮，道：“小弟姓楊名濂，字小舫，世居姑蘇人氏。敢問尊兄高姓大名？”伍天熊也把姓名家世說了。楊小舫道：“原是伍年伯的公子！我家先父楊錦春，與令尊大人同朝好友。先君在日，常常提及伍年伯；如此好人，卻被奸賊所害！幸得有四位公子，頭角崢嶸，箕裘可紹。‘未知我兄弟幾？’”天熊道：“小弟最幼。”小舫道：“如今三位令兄可曾出仕？”伍天熊聽了，不覺垂下淚來，道：“不瞞仁兄說，大哥天龍，二哥天虎，皆死于奸賊之手。三兄天豹，今春游玩揚州，被揚州有個土豪叫做李文孝的打傷，回來即便身亡。小弟此行，正為要報三兄仇恨。”說罷淚流滿面。小舫安慰了一番。

天熊問起他現往何處公干，小舫道：“說也話長。小弟有二個好友，皆是姑蘇人氏：一個姓管名壽，字駒良，是三國管寧之後裔；一個姓唐名肇，字香海，卻是解元唐伯虎的族弟。他二人皆是當世奇士，胸懷磊落，風雅多情。一個博古通今，無所不曉；一個九流三教，無有不知。有了絕大本領，不求聞達，隱跡姑蘇。只因他二人囑我到河南代干一事，如今事畢回來，適與世兄相會，甚屬有幸！”二人講論起武藝，十分得意。說得投機，拜為兄弟。天熊只得一十八歲，稱小防為兄。

談談說說，已有二更時分。那天熊忽然腹痛起來，要去出恭。急忙下得樓來，想道：“茅廁在著何處？腹中痛得緊，不及去問小二。我方纔望見後面靠著山崗，不如從這後門出去，到林子裏出恭罷。”那知開門出去，卻是三間矮屋，堆著些木柴煤炭，只沒有門戶出路。肚裏頭絞腸的痛起來，那裏忍得住，只得就在屋裏牆角邊蹲將下來，扯開底衣大便了，腹中頓覺平靜。正在把些亂草揩著，一眼看見地板縫裏，透出火光上來，暗道：“奇了，莫非這裏還在樓上不成，怎的下面有起火光來？”隨走到縫邊，將身伏在地上，從這縫裏往下一張。不看時萬事全休，只一張，吃了一個大驚。原來下面湊在山坡上的石穴，也有兩三間房屋的樣子，卻是個人肉的作坊。壁上蒙著三四張人皮，掛著二個人頭，幾條人腿。有三四個伙計在那裏做事，一個把一大塊人肉拿來剔骨，二人把個肥胖和尚在那裏開剝，肚腹已經剖開，正在鮮血淋漓挖那五臟心肝出來。天熊看了，一身的肉都麻起來，暗道：“我雖做了強盜，殺人見過不少，卻不曾這般剖腹開膛，把人當做豬羊。這店分明是片黑店。”立起身來，飛奔上樓。

楊小舫道：“賢弟，你可曉得這裏卻是黑店？”天熊道：“哥哥怎見來？”小舫道：“你下樓去，我便看出破綻來。你看上面椽子都是鐵的，這樓房四面都是風火山牆，那樓梯是活的，這裏的一塊樓板，也可扯得起來。一定到了更深夜靜，他把樓梯移去，暗地裏從這樓板中上來，害我們性命。”天熊便把出恭看見火光，張出人肉作坊的事說了，便道：“哥哥，我們殺出去罷！”小舫道：“賢弟不要忙，我們向前門殺去，他必有準備埋伏。你未知江湖上的勾當，往往門戶上用倒鉤網、絆腳索，出去便要吃虧。若是上屋，你看這牆有多高，怎生出了？椽子又是鐵的，一時難以踢開。你若從後面打牆而出，他牆內必有竹編，無論如何打不開來。即便出去，外面定有竹簽陷坑、梅花樁，許多埋伏。況且山路崎嶇，又不熟悉，反為不美。”天熊道：“這便怎處？”小舫道：“不妨。

幸得我們二人在此，若是單身獨自便難弄了。如今把燈火放在地下，將椅子橫倒遮蔽了燈光，我與你各執器械，守在樓板旁邊。待他上來一個，殺他一個，上來二個，殺他一雙。然後跳下樓去，看他們走的地方，定無埋伏，我也走得，就此走將出去，方為穩當。”天熊道：“足見哥哥見多識廣，足智多謀。只不知何時上來？”小舫道：“他要上來，必先將樓梯移去。我們只看樓梯去了，便可準備殺人。”

天熊聽了，便走出房來去看，樓梯卻已經沒有了，即忙搶進房來道：“哥哥，樓梯沒了！”小舫便把燈光遮蔽了，從床頭扯出一對雌雄寶劍，天熊手執二柄銅錘，兄弟二人在那活絡樓板旁邊左右守著。不多時，只見那樓板頂將起來。小舫看得清楚，等他腦袋探到樓板上面，將劍鏢的冠去。只聽得噹的一聲，這顆頭滾到天熊腳邊。有的說道：殺頭的聲音，從無這個響法。列位不知，那上來的人，把刀護住咽喉，不料他的寶劍剝鐵如冰，所以連刀連頭，一齊斫斷。那尸身倒將下去，這裏樓下邊，有四五個人，都是上等的伙計，皆有些本領。忽見雲梯上的人倒將下來，還只道失足跌了。向地下一看，只見鮮血直射，腦袋不知去向。大家吃了一驚，便大叫：“走了風！”只一聲喊，那外面涌進五六個人來，為首的便是那坐在檯臺橫頭的大漢，手中提著一把牛耳潑風刀。背後幾個伙計，各執刀槍，點著火把，直奔進來。

天熊看得分明，就把這個人頭，照准那大漢，從樓窗內擲將下來。恰成個面面相逢，頭碰頭，打個正著。打得那大漢怒發沖冠，一聲大吼，罵道：“牛子快下來納命！”吩咐伙家將火藥包來，燒死這二個賊子。楊小舫聽了，便道：“賢弟，隨我下來！”說罷舞動雙劍，從樓窗內跳將下去。天熊跟著下來，那大漢揮動潑風刀，前來抵敵，七八個伙計一齊動手，在庭心中殺將起來。這大漢名叫李彪，也是寧王的心腹，善用五十四斤一把牛耳潑風刀，力大無窮，萬人莫敵。那檯臺裏面的那個俊俏婦人，便是他的老婆，名叫鮑三娘，用二根短柄方天戟，重有六十餘斤，他的本領，比丈夫更加利害，善發七十二條裙裏腿，十分驍勇。不知伍、楊二人如何抵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